

代先講一句：

這篇中文版是作者創作兮《喬遷之喜》〔有色兮部分〕，汝會使參照來讀。

—— 作者



尋著孔 (kháng) 位，車停好佇 (tī) 路墘 (kīnn) 了後，洪振忠輕輕哪揸 (tshih) 電動開關，拍開後車箱。慢慢開車門，行 (kiànn) 到車身後面，拍算 (pah-sng) 對後車箱內面提 (thèh) 九層塔炒腰子 (io-tsí)。想袂 (bē) 到本底 (pún-té) 用錫紙蓋 (khàm) 好勢兮一盤菜，猶原流出一寡 (tsit-kuá) 重色兮菜汁，煞 (suah) 互 (hōo) 後車箱內面兮毯仔透到驚死膏人。雖罔講透著兮所在毋是真大片，毋過驚人叨 (tho) 是驚人，看起來叨互人袂爽快。伊兮嘴煞擋袂桐 (Tong- bē - tiâu)，吱吱咕咕唸，講：

找到空位，把車子停妥在馬路邊側以後，洪振忠輕輕地按動扣扭，開啟後車箱。慢慢的打開車門，走到車身後面，打算從後車箱裡面取出九層塔炒豬腰。沒想到原來以錫箔紙封蓋得好好的一盤菜，還是流出一點濃汁，把後車箱裡面的毛氈弄髒了。雖然污漬的面積不是很大，髒污到底還是髒污，看起來就是不舒服。他嘴裡禁不住，滴滴咕咕的說：

「黃博吉這個人真了然，有才調開大錢，起一間三百外萬美金兮大樓仔厝。入厝搬所在，刁工 (tiau-kang) 叫朋友來做陣 (tīn) 鬥 (tàu) 鬧熱，煞閣 (koh) 叫逐 (tāk) 戶叨帶一項菜，什麼人煮什麼款菜，也攏叨照伊代先兮交待。——大家慶祝入厝若攏照這款範勢 (pān-sè)，真正省事事省，毋過我兮車底內無代無誌變到這呢驚人。想著叨有歸 (kui) 腹火！」

「黃博吉這傢伙真是莫名其妙，有本事花大錢，蓋個三百多萬美金的大房子。入厝搬家，特別邀請朋友一起來高興，卻要求每戶帶一道菜，誰負責什麼菜，還是由他們事先指派規定。——大家慶祝『喬遷之喜』都採用這種方式，倒是省事，可是我的車箱就這樣給弄髒了。想一想，就有一肚子氣！」

伊兮查某人阿春仔，真驚伊這款大聲亂歎 (pūn) 兮大鼓吹，創到互 (hōo) 歸條街兮攏聽著臭酸溜溜兮怨嘆聲。萬一真正互人聽見，看伊此後要按怎俗 (kah) 人鬥陣？阿春仔擋袂桐，歸面臭發發 (hiam- hiam)，講：

他的女人阿春，生怕他這聒聒噪噪的大喇叭，搞得一條街位的人都聽見酸溜溜的埋怨聲。萬一真的讓別人聽見了，看他往後還怎麼做人？她止不住，沉下臉說：

「汝一支嘴，雜雜唸，一世人唸袂煞。對頂幾日開始，叨毋知講幾仔遍，猶原停袂落來，覓覓唸（sèh-sèh-liām）。車，驚人叨驚人，洗一下叨清氣，有啥大代誌，一定欲創到互家己頭殼疼？閣講一个聲調激彼呢大，這兮時陣跔佇（tiàm-tī）人兮門跂（kha）口，猶原無才調管汝這支嘴，大細聲嚷。等一下若互人聽見，看汝兮面底皮要藏（tshàng）去佗位（tó-uī）？」

「就你一張嘴巴，噤哩咕嚕的永遠囉唆個沒完。從幾天前開始，都不知道說了有多少遍了，你還是不停地嘮叨。車子髒就髒了，洗刷一下就乾淨，有什麼了不得，一定要再替自己找不開心？而且聲音還搞得那麼大，這會兒站在人家門口，你還是沒有辦法控制一張嘴巴，鬼叫鬼叫。等一下叫人家給聽見了，看你那張臉還能往那裡擺？」

「拜託咧！汝要閣欲我遮蓋臉、封我兮嘴是噯？咱過去佇台灣，有什麼人會當起這款大樓仔厝，伊若無劊豬屠羊，請一大堆人客，所有親情（tshin-tsiānn）五十攏叫叫來。汝看遐兮厝邊頭尾啥人會放伊直？我干焦（kan-na）講幾句，乎！這叨會得失人？騙瘡（siáu）兮！」

「拜託！妳還要我遮住臉、封住嘴嗎？我們過去在台灣，有誰蓋得起這種高樓大廈，他不殺豬屠羊，請個成千成百的客，把親朋好友悉數招了來。你看厝邊隔壁那些人會不會放過他？我就說上這麼幾句，喔！這還能得罪人呀？真是笑話！」

洪振忠一條腸仔通尻倉（kha-tshng），什麼代誌攏欲講白。是好，是歹，若無講破，伊叨是袂爽！

洪振忠是個直性子，什麼事情都愛打開了說。好也行，壞也行，最恨藏著掖著的不痛快！

「好阿啦！」阿春仔對恁（in）尅婿這款性僻（sìng-phiah），愈來愈感覺食袂焦（tsiah-bē-ta）。目頭結結，加伊銀一个，大聲對洪振忠講：「叫汝減講兩句，汝煞愈說愈大聲。汝是咧糟蹋人噯？抑是我叨去找一支放送頭，互汝講一下較（kah）有咧！」

「好了啦！」阿春對她男人這副德性，開始覺得無法忍受。橫眉豎眼，衝著洪振忠說：「叫你少講兩句，你卻愈說愈大聲。你倒是怎麼搞的？要不我去找支放送頭，讓你好好的發洩！」

兩個人，汝一嘴我一句，顧咧搭嘴鼓，煞愣神（gāng-sîn）愣神行到鐵門兮頭前。這陣（tsūn）才知影若無使用對講機通報，內底兮人，根本毋知影人客已經到位。阿春仔叨根據寫佇一塊板仔頂兮指示，通報姓名。啥知對方煞叫伊擱幾兮號碼，等鐵門自動開開，恁叨會使駛車直直入去。這兮時陣，兩個人黑目拄（tú）白目，感覺實在有够恹（sōng），連這款世面攏毋捌（bat）見過。洪振忠趕緊擱號碼，越一兮身轉去車內，腳踏油門，發動車。

兩個人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拌著嘴，跌跌撞撞的走到鐵柵門前面。這才發現不使用對講機通報，內裡的人，根本就無法探知有人來到。阿春只好根據寫在一塊板子上的指示，通報了姓名。誰知道那人要她按下幾個號碼，待鐵柵門自動啟開，他們就可以直接把車子開進去。這時候，兩個人面面相覷，彼此都發覺真是土到家了，連這一點世面都沒有見過。洪振忠趕快按下號碼，轉個身回到車上，踩著油門，發動引擎。

鐵門佇這兮時陣，慢慢開開。

鐵柵門在這時候，緩緩地啟開。

車入去了後，馬上發現這間起佇阿啟利亞高級地區兮新厝，闊闊嬌（suí），相當有氣派。

車子進入以後，馬上發現這所蓋在阿凱迪亞高級地區的新屋，寬敞豪華，氣派到家。

時間雖罔講是暗頭仔，因為拄好（tú-hó）是熱天（juáh-thinn）時，天猶是真光。目睷金金看去，會當真清楚看著兩邊庭斗，有植著逐款足雅緻兮嬌花好草，樹是樹；木是木。全部分佈局，看起來真明顯是經過專家精心設計。

時間雖是黃昏，因為正值夏天，所以大地還是很明亮。放眼望去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兩旁庭園裡，頗為雅緻地栽植各種奇花異草，而且樹是樹；木是木。整個佈局，看起來顯然是經過專家精心的設計。

閣駛較頭前，出現高貴飄撇（phiau-phiau）兮兩層樓，入口裝著兩扇八呎大門。門兮中間，擺用鑽孔（tsng-khang）刻花兮安全玻璃去裝。八個停車間，分設佇樓仔厝兮兩邊，看起來，相當有講究（káng-kiù）。講（kóng）著講究，當然互人連想著「好額人（hó-giáh-lâng）」三字，真鑿目（tshák-bák），足有看頭。

再往前進，出現高貴典雅的兩層樓，進口裝置兩扇八呎大門。門的中間，全以鏤孔鑲花的安全玻璃裝飾。八個停車房，分設在屋子兩旁，看起來，相當有講究。當然那講究裡，硬是藏不住「有錢人」三個字，大喇喇的，很壯觀。

車慢慢停落來。

車子慢慢地停了下來。

一時看著黃博吉兮查某人阿蕊仔開大門行出來，歡頭喜面迎接（ngiâ-tsih）他，笑嚙（gī）嚙，講：

只見黃博吉的女人阿蕊打開大門走出來，迎著他們，滿面春風，笑盈盈地說：

「等恁遮呢久，仙請擺請袂來阮這個寒舍。」

「等這麼久了！終於看到你們光臨寒舍。」

阿春想要加伊漏氣，接落話，講：

阿春馬上揶揄地，接下話說：

「汝真愛滾笑。真早叨聽起講汝也搬來米國，我用外濟心血想要知影恁兮狀況，找到半惜死，攏無彩工。若毋是頂過佇阿香恁兜（tau）遇著，鬼才知影恁會蹓（tuà）佇佗位？這馬（tsit-má）汝閣再開嘴講寒舍、寒舍，汝是想要趕人，著毋著？阮偏偏仔毋走！看汝會當加（ka）阮按恁！」

「你真愛說笑。早就聽說妳也搬到美國來，我花了多少心血，東查訪，西打聽，都不得要領。要不是上一次在阿香家裡碰到了，鬼才知道妳們會住在那裡？這會妳還張口自嫌寒舍、寒舍，想趕人，是不是？我們偏不走！看妳能把我們怎麼樣？」

「哎喲！我對細漢叨毋知影領教過外濟過（guā-tsè-kuè）。汝這支嘴，咱莊呢歸條街仔頭街仔尾，有什麼人會講贏汝？」阿蕊仔猶是笑微微，講：「毋過，汝千萬毋通怪我。我一來米國這塊（tè）土地，馬上叨到美國人兮厝去做 house-keeper，一个粗工仔人，什麼工課（khang-khuè）攏著做。洗衫、煮飯、揉土腳，無所不誌做，逐日攏真無閒，玲瓏覓（lin-long-sèh），連阮兜兮人攏總一禮拜見一過面。我毋敢放袂記得朋友，毋過實在無法度拼空，我想汝會了解！」

「唉呀！從小就領教過不知道多少次。妳這張嘴呀！我們老家的整個街頭街尾，有誰說得過妳？」阿蕊還是笑呵呵地說：「不過，妳千萬不要怪我。我一踏上美國這塊土地，馬上就到美國人家裡去當 house-keeper，一個打粗工的，什麼事都得幹。洗衣服、做飯、擦地板，有什麼做什麼，天天就是忙，忙個不停，連家人都是一個星期見一次面。我並沒有忘記朋友，但實在抽不出空，我想妳會了解！」

「啥人會了解汝？厝遐呢（hiah-nī）好額，查埔人也佇米國，汝閣會走去做什麼 house-keeper，家己活到七磕八笑，連朋友攏無要往來。猶閣驚人怪汝？阿蕊仔，汝到底是咧變什麼蚊！」

「誰會了解妳？家裡有那麼多錢，男人也在美國，妳卻跑去當什麼 house-keeper，把自己搞得生活都不像生活，連朋友都不來往。還怕人家怪妳？阿蕊，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嘛！」

「講起來也真歹勢，為著要提身份，留於米國。我乖乖仔叨聽律師兮建議，去做一个下女，這是孤不二衷兮決定！」

「說來也真難為情，為了拿個身份，留在美國。我只好聽從律師的建議，去當個下女，這是很不得已的決定！」

「什麼人講兮？為著提身份，嘛毋免提到遐呢淒慘落魄、慘歪歪。我聽起真濟人講過，恁（lín）兜黃博吉兮老爸過身了後，留落一大片土地互伊。後來土地大起價，恁兜兮錢一時濟到恁攏算袂了。外面有人風聲，恁兜兮財產，恐驚不止二十億台幣。若換做美金，毋知叨欲外濟錢？嘖！嘖！汝隨便提一寡錢請律師，要一个身份，足簡單。我真正毋知對佗位出个菜鳥仔律師，出這款三八主意，互汝食肥走瘦。也只有汝，戇頭戇面，會去聽伊兮話！」

「是誰說的？為了拿身份，就要把自己搞得那麼淒慘落魄、慘兮兮的。我都聽許多人說過，妳家黃博吉的老爸走了以後，留下一大筆土地給他。後來土地漲價，妳們家的錢突然多到妳們都無法計算。外面的傳言，妳家的財產，恐怕不止二十億台幣。換算美金，那可得多少錢？嘖！嘖！妳隨便掏出錢請個律師，要個身份是太容易了。就不知那裡跑出一個菜鳥律師，出個怪主意，叫妳吃那麼多苦。也真有妳，笨頭笨腦的，竟會聽從他的話！」

兩個查某人干焦顧咧練話仙，煞袂記得跔佇邊仔兮洪振忠雙手一直捧著菜盤。捧一个久，重橫橫，足袂快活（khuinn-uah）。這個時陣，阿蕊仔才看著，感覺真歹勢。趕緊接過彼盤炒腰子，嘴內一直講歹勢！歹勢！案內洪振忠尅仔某入去內底。

兩個女人只顧東拉西扯，竟忘記站在旁邊的洪振忠雙手一直捧著菜盤。捧久了，那可不是輕鬆之事。這時候，阿蕊終於注意到了，覺得很不好意思。趕緊接過那盤九層塔炒豬腰，口中直說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把洪振忠夫婦延進屋裡。

恁行到飯廳兮時陣，看著真濟先來兮人客，遮（tsia）一堆，遐（hiah）一群。洪振忠擇（giáh）頭一下看，攏無看著熟似人（sik-sāi-lâng）。伊看著人客內面，有人提著裝滿好食物（tsiah-mih）兮盤仔，一嘴一嘴咧享受；也有人捧著酒杯，淋（lim）酒趁暢（thàn-thiòng）。若親像大家攏真清楚家己是人客也是頭家兮身分，自由自在咧享受應該兮享受，無必要生份（tshenn-hūn），閣毋免感覺歹勢。和一般分明頭家恰人客兮宴會落去（lòh--khì）比，猶閣另外有一款情調。毋過只有一目睨仔（tsit-bák-nih-á），伊叨搖頭，感覺這安排，有夠烏魯木齊（oo-lóo-bók-tsè），歹接受。

他們走到飯廳時，看到許多先到的客人，這裡一堆，那裡一群。洪振忠舉目一望，都沒有看到熟人。但見來客當中，有人拿著盛滿了佳餚的盤子，大快朵頤；有人拿著酒杯，飲酒作樂。似乎大家都很清楚自己是客人也是主人的角色，自由自在的享受其當享受，不必客氣，更無須感到不好意思。與一般明確分清賓主的宴會，倒是別有一番情調。但只一下子，他還是搖搖頭，始終覺得這種安排，到底真夠亂七八糟的，令人難以忍受。

飯廳正中快，有三檯長桌仔靠（khò）做伙。桌面先蓋紅紙，頂面鋪擺著雞、鴨、魚、肉，閣再有鷄卵糕、點心，各種大家準備兮好料，逐項攏有。

飯廳正中央，接連排著放了三張長桌。桌面先鋪敷紅紙，上面就擺著雞鴨魚肉，以及蛋糕甜點各色大家準備的餚饌，琳琅滿目。

阿蕊仔園（khng）落洪家準備兮炒腰子佇桌頂了後，問洪振忠尅某敢要食一寡什麼？阿春仔應講先來去看新厝！這拄好合阿蕊仔兮意思，毋過阿蕊仔連鞭（liâm-mi）注意著洪振忠，若親像無什麼趣味去看新厝。伊也歹勢勉強人，毋過驚伊一个人無聊，小可（sió-khuá）考慮一下，想著這個人也會使（ē-sái）叫伊去做特別兮工課。叨加伊講，伊永過（íng-kuè）做 house-keeper 彼間厝兮頭家

恰頭家娘，今仔日也有請到位。毋過因為和黃博吉一家往來兮人，攞無愛講英語，阿蕊仔問洪振忠敢會使加伊鬥脚手，招待米國人客？洪振忠真阿撒利，一聲叨答應落來。

阿蕊把洪家準備的九層塔炒豬腰放在桌子上以後，問洪振忠夫婦可要開始吃點什麼？阿春回說先看看新屋子吧！這正中阿蕊的下懷，不過阿蕊馬上注意到洪振忠對於這類參觀，似乎不太熱衷。她倒也不勉強，只是怕他一個人閒著無聊，而且考慮一下，認為反正這人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場。便跟他說，她過去當 house-keeper 那家的主人夫婦，今天也被請了來。但因為同黃博吉一家來往的人，都不愛說英語，阿蕊問洪振忠是否能夠幫她招待美國客人？洪振忠倒很乾脆，一口答應下來。

阿蕊仔隨時帶著洪振忠到一對米國老翁公婆仔面前，向洪振忠介紹講，您是瓦新東先生和太太。洪振忠也照起工，介紹家己叫做米利。講了，指頭仔 (tsíng-thâu-á) 指 (kí) 著阿春仔講，「我兮某，叫做安妮。」

阿蕊隨即帶著洪振忠到一對美國老夫婦面前，向洪振忠介紹說，他們是華盛頓先生和太太。洪振忠也自我介紹說，他叫比爾，說著，手指著阿春說，「我太太，叫安妮。」

佇阿蕊仔和阿春仔行開了後，瓦新東先生問洪振忠認捌薛莉亞有外久？洪振忠料想薛莉亞叨是阿蕊仔兮英文名。伊叨加您講，伊兮某和薛莉亞佇台灣南部一个小田莊蹠相隔壁。對細漢做伙讀冊，讀到大學，薛莉亞去北部，伊兮某安妮揀 (kíng) 南部兮學校讀。毋過兩個查某团子歇寒歇熱 (hioh-kuânn-hioh-juáh) 攞做伙，也叨是講，您兩個人不時鬥陣，關係真近，若親像做什麼代誌攞是結條條。佇您結婚了後，兩對尅某攞行真近，成做好朋友。幾冬前，洪振忠尅某先搬來米國，有一个時陣，大家失去連絡。最近正閣佇朋友兮厝遇著，兩家才閣恢復往來。

在阿蕊和阿春離開以後，華盛頓先生問洪振忠認識薛莉亞有多久？洪振忠猜想薛莉亞是阿蕊的英文名字。他便告訴他們，他太太和薛莉亞是台灣南部一個小鄉鎮的鄰居。從小就一起上學，直到唸大學，薛莉亞到北部，他太太安妮選擇就讀南部的學校。不過寒暑假，兩個女孩子都是一起過，言外之意，無非是雙方非常要好，關係很近，幾乎做任何事情都是成雙入對的。等結婚以後，兩對夫婦都走得很近，變成好朋友。幾年前，洪振忠夫婦先搬到美國，有一陣子，彼此失去連絡，直到最近又在朋友家裡見到，兩家又恢復往來。

瓦新東太太佇邊仔聽，代先是歹勢歹勢想要講，閣毋敢講。後來心頭掠定，毋過猶原放細聲問講：

華盛頓太太在旁邊聆聽，先是怯怯地欲言又止。後來終於鼓起勇氣，但還是壓低聲音問說：

「有一層代誌，我袂當了解。薛莉亞兮厝遮呢好額，是按怎伊會想要去做 house-keeper，替人做苦工？」

「有件事，我老覺得很好奇。薛莉亞家裡這麼有錢，她怎麼會想到去當 house-keeper，替人家做苦工？」

這個問題，足歹臆 (ioh)，上少 (siōng-tsió) 伊家已嘛想要知影答案。若有機會對黃博吉抑是阿蕊仔兮嘴講出來，無定著真心適 (sim-sik)，凡勢 (huān-sè) 猶閣會互人著驚。毋過這馬佇外人面前，伊加減猶閣會替朋友想，毋敢將過去黑白臆兮亂亂講。一來，恐驚瓦新東太太直直問落去，伊毋知影要按怎應付；閣講，朋友若失去面子，伊也無什麼光彩。叨替阿蕊找著一个借口，講伊會按呢做，干焦是想要了解米國人是按怎咧過日子。瓦新東太太聽了，恬恬 (tiām-tiām) 無講半句。毋過洪振忠掠袂準，伊無定著，袂信拄仔所講兮話。

這個問題，不好猜，起碼他也想知道答案。有機會從黃博吉或阿蕊嘴裡說出來，說不定很有趣，也許還會令人驚嘆不已。不過如今在外人面前，他多少還是有些替朋友著想，不敢把平常胡亂的猜測信口胡說。一來，深怕華盛頓太太一直追問下去，他不知如何應付；再說，朋友失去面子，他也不見得有什麼光彩。便替阿蕊找到一個藉口，說是她這麼做的目的，只是想要了解美國人的真正家庭生活。華盛頓太太聽罷，默然不語。但洪振忠疑心，她可能不相信他所說的話。

一時陣，洪振忠感到有人咧搭伊兮肩胛頭 (king-kah-thâu)。越頭一下看，看著黃博吉咧笑，問伊講，呔無看著阿春仔？洪振忠應伊講阿春仔綴 (tuè) 阿蕊仔去看新厝！黃博吉笑頭笑面，拖洪振忠到邊仔講，這間厝，用去伊真濟時間和精神，家己摻 (tsham) 落去做，毋吟 (niānn) 參考真濟資料恰建築師做伙設計。起造兮時陣，伊差不多逐日攞會來監工。毋過互伊感到上爽兮是，伊主導設計兮一間小型電影院和另外一間小型音樂廳，內面兮裝潢攞是參考世界在這方面上好兮樣式。其中干焦一項音響器材，叨互伊開二十外萬美金裝設，聽起來兮效果，比起一般電影院攞無較輸。黃博吉講了閣講，吃過飯了後，頭一件代誌叨是要招洪振忠去「享受」，看什麼是真正兮「聲色」。

忽然間，洪振忠感到有人在拍他肩膀。回頭一看，只見黃博吉微笑的問他說，怎麼不見阿春？洪振忠應說阿春隨阿蕊參觀新屋子去了！黃博吉喜孜孜的把洪振忠拉到一邊說，這個房子，花了他很多時間和精神，親身投入，不但參考許多資料和建築師一起設計。建造時，他幾乎每天都會到場監工。但最使他感到得意的是，他主導設計的一間小型電影院和另一間小型音樂廳，都是參照世界這方面有名的內部裝潢完成的。其中單一項音響器材，就花了他二十多萬美金裝置，聽起來的效果，比一般電影院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黃博吉一再說，吃過飯以後，頭件事就是要帶洪振忠去「享受」，看看什麼是真正的「聲色」。

拄好佇這個時陣，豎佇黃博吉後面，一个穿白底紅花洋裝，身材小可肥肥兮查某人，展大嚨喉孔嚷：

正在這時候，站在黃博吉後面，一個穿著白底紅花洋裝，身材稍微肥胖的女人，大著嗓門嚷道：

「唉喲，區長阿！等一下正閣開講啦！汝干焦叫人看，看了過再看，較看嘛看未了。我早叨大腸告小腸，枵（iau）到人攏要死去！汝嘛好心好德，率（tshuā）人去食一寡物件！」

「唉喲，區長呀！等一下再繼續聊吧！你只叫人家參觀，一看再看，怎麼看也看不完。突然就覺得肚子唱空城計，餓得人都快要不行了！你還是好心積個善德，帶人家去吃些東西嘛！」

「物件攏囡佇遐，汝想要食什麼，隨便揀，汝呔會枵著？閣講，真濟人早叨動手，干焦汝一個人遐細膩。」黃博吉講。

「東西都擺得好好的，妳想吃什麼，隨便挑，怎麼能夠餓得到妳？而且許多人早就開動，就妳一個人客氣。」黃博吉說。

「什麼？汝這叫什麼紳士？明知影阮尅今仔日有代誌袂當來，我一個查某女人講要食飯，汝毋奉陪，閣講一寡五四三，叫人隨便揀。我加汝講，我這個人是無咧隨便檢、隨便食！」彼个查某人若像滾笑講。

「怎麼？你這還算紳士？明知道我老公今天有事不能來，我一個女人家說要吃飯，你不奉陪，還講一些難聽的話，說什麼隨便挑。告訴你，我這人可不隨便挑、隨便吃的！」那女人打趣著說。

黃博吉激五仁，對彼个查某人講：

黃博吉嘻皮笑臉的對著那女人說：

「汝毋隨便食，是按怎會生加遐大箍（tuā-ko）？恐驚佗一日叨會焮（piak）破，汝毋知影通驚，猶閣干焦數想要食！真恐怖！」

「妳不隨便吃，怎麼會長得胖嘟嘟的？恐怕那一天就會爆炸，你不知道駭怕，還是一個心儘想吃！太恐怖了！」

「喂！喂！汝講到十三天地外去嚙？我肥，我瘦，仝（kāng）汝什麼治代？阮尅攏無咧講話，毋免著到汝厚話！」

「喂！喂！你說到那裡去了？我胖，我瘦，同你又有什麼關係？我老公都不說話，要你多嘴！」

「恁尅要去佗位加天借膽？平時攏互汝大細聲嚷，嚷來嚷去。佇汝面前，逐日攏驚驚死死，上驚惹著汝。伊猶有什麼膽頭，敢嫌汝肥，嫌汝瘦？」

「妳老公往那裡去借膽子？平時都讓妳大呼小叫，喊過來喊過去。在妳面前，天天都是提心吊膽，深怕惹毛了妳。他還有什麼膽量，敢嫌妳胖，嫌妳瘦？」

當場有真濟人，看著這兩個人經体來經体去，真心適，也綴咧哈哈大笑。閣有人順風揀倒牆，綴咧食包仔呼燒。

當場有許多人，只看到這兩個人打情罵俏，覺得好玩，也跟著哈哈大笑。有人甚至於乘機鼓噪，大聲叫好。

彼个查某人互人按呢副洗 (khau-sé)，面子放袂落，加黃博吉受氣講：

那個女人被人家這樣嘲弄，老臉有點掛不住，狠狠地向黃博吉說：

「黃博吉，汝加我恬去！」

「黃博吉，你少開尊口！」

黃博吉凡勢也感覺這個滾笑小可無站節，著陪罪講：

黃博吉大概也感到這玩笑似乎開大了，便道歉說：

「失禮！失禮！是我黑白加汝漏氣，真正得罪汝！毋過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寶珠小姐，請受小生一拜！」

「抱歉！抱歉！是我胡說八道，真是得罪了！不過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寶珠小姐，請受小生一拜！」

講了，黃博吉彎落腰，俯頭行禮。這今時陣彼个叫寶珠兮查某人才轉笑，無閣再受氣。

說著，黃博吉彎腰哈背，鞠躬致禮。這時那叫寶珠的女人才轉嗔為喜。

洪振忠拄仔聽著黃博吉叫彼个查某人寶珠小姐，才記起來，伊過去佇台灣是一個要紅袂紅兮歌星，莫怪面會遐呢熟。伊全時陣也咧想，黃博吉真慷 (khóng) 交，閣和娛樂界兮朋友相交陪，真正無簡單。

洪振忠剛才聽到黃博吉叫那女人寶珠小姐，他才記起來，原來她過去在台灣曾是一個半紅不紅的歌星，怪不得那麼面善。他一邊也想著，黃博吉的交遊還算廣闊，竟有娛樂界的朋友來往，真不簡單。

瓦新東太太看著頭拄仔大家大細聲嚷來嚷去，問洪振忠到底發生什麼代誌？洪振忠隨便講一寡遐兮經過。

華盛頓太太看到剛才大家一陣喧嘩狂吵，問洪振忠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洪振忠把那經過輕描淡寫，說了一遍。

「什麼？」瓦新東太太目睷開足大蕊，講：「一个查埔人，吹會使講查某人肥卒卒？佇米國，這是上界失禮兮代誌！什麼人聽著攏嘛會無歡喜，莫怪拄仔彼个查某人會遐呢受氣！」

「什麼？」華盛頓太太睜大著眼睛，說：「一個男人，怎麼可以說女人是胖嘟嘟的？在美國，這可是太失禮了！誰聽到都會不高興，怪不得剛才那女人會那麼生氣！」

「瓦新東太太，汝講兮無毋著。講一个查某人肥，於阮遐嘛是袂使！毋過彼个查某人和薛莉亞兮尅是好朋友，無定著我講了無清楚，互汝誤會。其實恁不時攏咧滾笑！」洪振忠按呢解釋。

「華盛頓太太，妳說得不錯。說一個女人胖，在我們那裡也是禁忌！不過那女士和薛莉亞的丈夫是好朋友，也許我說得不清楚，給妳錯誤的印象。其實他們經常鬧著玩的！」洪振忠這樣解釋。

「哦！是按呢生？毋過，我感覺滾笑也毋通超過。有時陣創一下毋著，大家叨歹收煞！」瓦新東太太講。

「哦！是這樣嗎？不過，我覺得玩笑還是不要開得太大。有時候弄僵了，是很難收拾的！」華盛頓太太說。

洪振忠看著阿春仔一直無倒轉（tńg）來，家己腹肚真枵，問瓦新東旭某敢食罷阿？您講大部份食物攞是第一擺看著，逐款看起來攞真新奇閣生疏，毋知影遐兮攞是什麼物件（mih-kiānn），所以猶袂食。

洪振忠眼看阿春一直沒有回來，自己已是饑腸轆轆，問華盛頓夫婦可曾吃過飯？他們說大部份食物都是第一次看到，那樣子又新奇又生疏，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。因此，還沒有進食。

洪振忠叨帶您，先提一个紙盤，煞落菜一項一項提。老先生和老太太差不多提一項問一句，閣問洪振忠準備什麼貨？伊指炒腰子，加您講彼是什麼物件，閣講伊是按怎準備、按怎煮。瓦新東先生挾一塊落去嘴內，講袂歹食，老太太看幾過，煞尾猶是搖頭，毋敢食。

洪振忠便帶著他們，先拿個紙盤，然後逐一拿菜。老先生和老太太幾乎拿一種問一句，還問洪振忠準備的是那一道菜？他指指九層塔炒豬腰，告訴他們那是什麼東西，又是怎麼準備烹調的。華盛頓先生夾一塊放進嘴裡說不難吃，老太太看了幾次，最後還是搖搖頭，不敢嚐試。

行到一桶圓仔湯兮頭前，瓦新東太太問洪振忠這是什麼？洪振忠叨將伊所知道兮風俗，大概講一下，加您講，佇台灣若有喜事，親像娶新婦、搬新厝，大家攞會準備圓仔湯，求一个好彩頭。

走到一桶湯圓前面，華盛頓太太問洪振忠又是什麼？洪振忠便將他所知道的風俗，大概講了一下，告訴他們，在台灣有喜事，譬如娶媳婦、搬入新房，大家都會準備湯圓來討個吉利。

瓦新東太太真好奇閣再問：

華盛頓太太又好奇地問：

「彼內面圓圓兮小丸子，是按怎有紅色，有白色？」

「那裡面圓圓的小球，怎麼有紅色，有白色的？」

洪振忠笑咧笑咧，講：

洪振忠笑著說：

「通常佇這款場合，紅色欲叫金色，白色叫銀色，阮袂使講伊是紅色、白色兮。搬新厝兮時陣，若食金圓仔、銀圓仔，叨會將金銀財寶攞總收落這間厝主兮落（lak）袋仔。彼叨是大家上愛兮！」

「通常在這種場合，紅色要叫金色，白色就叫銀色，我們不可以說是紅色、白色的。搬新房時，若吃金圓、銀圓，就會把金銀財寶一齊招進這家主人的口袋。那正是大家所期待的！」

「真趣味！」瓦新東太太講：「毋過若毋知影這款風俗兮人，我想大家猶是會叫您紅色，白色。敢毋是按呢？」

「好有趣！」華盛頓太太說：「可是不知道這風俗的人，我想大家還是會叫它們紅色，白色。不是嗎？」

「細漢兮時，阮攏是紅圓，白圓黑白叫。彼个時陣，大人攏會罵人破格。後來一點仔一點仔，叨會記得！」洪振忠講。

「小時候我們都是紅圓，白圓亂叫一通。那時候，大人都會責備，後來慢慢的，也就記住了！」洪振忠說。

聽著洪振忠咧加瓦新東太太解釋，邊仔有一个查某因仔越頭向一个查某人講：

聽到洪振忠對華盛頓太太的解釋，旁邊有一個女孩子回頭向一個女人說：

「媽媽，這位先生加米國人講，汝煮兮這桶圓仔湯，紅色著叫金色，白色著叫銀色。若無按呢叫，大人攏會罵人破格。汝吔攏毋捌提起？」

「媽媽，這位先生向美國人說，妳煮的這桶湯圓，紅色要叫金色，白色要叫銀色。不這麼叫，大人都會責備。妳怎麼從來都沒有提過？」

彼个互人叫媽媽兮查某人，恬恬想一下，講：

那個被稱為媽媽的女人，靜靜地想了一下，說：

「有影，細漢兮時大人攏會按呢教示，我也毋敢放袂記得。毋過真久無聽人按呢講，煞一時無斟酌（tsim-tsiok），小可無注意。」

「說的也是，小時候大人都會那麼叮嚀，我也不敢忘記。不過很久沒聽人家提起，一時倒忘了！」

查某因仔真好奇，問：「毋過，袂使叫紅色，白色，敢是一款特別兮禁忌？」

女孩子好奇地問：「可是，不能叫紅色的，白色的，難道是種特別的禁忌嗎？」

「毋！著。紅色兮猶閣無要緊，白色兮，往往於特殊場合，親像喪事……。唉！煞煞去，今仔日是人咧搬厝辦喜事，咱叨莫講這款有兮無兮。」

「嗯！對。紅色的還好，白色的，通常指的是在特殊場合，譬如喪事……。唉！算了，今天是人家慶祝搬家的喜事，我們就不要說些有的沒有的。」

講遮兮話了後，伊閣俯頭加您查某因細聲講：

說過這話以後，她又低頭輕聲地向她女兒說：

「咱是袂記得，毋過有人刁故意拍歹風俗。——佇台灣若要請人客，主人攏要準備圓仔湯！」

「我們是忘記，有人卻故意不理風俗。——在台灣要請客，湯圓都是主人要準備的！」

洪振忠聽著，知影有人和伊相仝心（sio-kāng-sim），煞笑出來！伊知影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黃博吉按呢做，毋是干焦伊一个人有意見。

洪振忠一聽，不覺會心的笑了！他知道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黃博吉這種作法，原來不只是他有意見而已。

阿蕊仔佻阿春仔轉來飯廳想要提菜兮時陣，看著洪振忠目睷微微仔笑，問伊咧笑什麼？伊真驚一粒心互人看透透，叨將拄仔伊加瓦新東太太講兮話，清彩（tshin-tshái）講講咧，交待過去。

阿蕊和阿春回到飯廳要開始拿菜時，看到洪振忠眯著眼睛在笑，問他笑什麼？他怕心思被揭穿，只好把剛才他向華盛頓太太說的話，隨便提了一下，敷衍過去。

聽伊按呢講，阿蕊仔加彼對母仔困講：

聽他那麼說，阿蕊告訴那對母女說：

「我這位朋友洪先生對古早叨真捌人情世事，猶閣知影遐兮風俗習慣。我不時對伊兮身軀頂學著很濟物件！」

「我這位朋友洪先生從以前就很懂人情世故，更熟悉一般風俗習慣。我經常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！」

「是汝毋甘嫌。」洪振忠佇邊仔細膩，按呢講。

「彼此，彼此。」洪振忠在旁客氣地說。

佇大家尋著椅仔位坐落來了後，阿蕊仔食一嘴飯，頭殼內若親像想著什麼，對嘴加洪振忠講：

在大家找到座位坐下來以後，阿蕊吃了一口飯，意味深長地向洪振忠說：

「講實在話，我攏想講序大人（sī-tuā-lâng）留好模樣互困兒序細（sī-sè），比留互恁一大堆財產閣較好！至少，序細會活較精功。袂遐呢憨槌憨槌，毋知死活，一世人浮浮搖搖，茫茫渺渺。」

「其實，我覺得一個人留下好的榜樣給子孫，比留給他們龐大的財產要好得太多了！至少，子孫們會活得踏實一些。不致於麻木不仁，醉生夢死。」

阿春仔也咧食飯，聽著阿蕊仔兮話，若真若假，滾笑講：

阿春也吃著飯，聽到阿蕊的話，半認真，半打趣著說：

「小姐，汝錢濟，毋知影錢是寶，錢會當互人過好日子。講實在話，我佻洪振忠兮祖公若留財產互阮，汝看覓咧！阮一定周遊列國，想要去兮所在，全部行一逝（tsuāh）。毋著！毋著！豈限定一逝？兩逝，三逝攏會使。阮叨是一世人無欲替別人做工，看人兮目色。」

「小姐，妳可是錢多，都忘了錢是寶，錢可以讓人過過舒適的日子。老實告訴妳，我和洪振忠的祖先假如也留給我們財產，妳看著好了！我們一定周遊列國，想去的地方，全部走它一趟。不！不！何止一趟？兩趟，三趟都行。就是不要一輩子替人家做事，看人家的眼色。」

停一下，阿蕊仔冷吱吱按呢講：

頓了一下，阿蕊冷峻地說：

「無錢歹過，這，我攞知。毋過錢這款物件，若夠用，夠額通食，夠額通穿叨好。若超過，有什麼路用？汝敢知影？有錢人上驚別人不時不陣攞咧數想伊兮錢，毋知什麼時陣會互人騙、互人搶、互人偷。若要激散赤？閩驚人看袂起。活咧，艱苦；想無要活，閩毋甘心（kam-sim），想看覓咧，做人真正無意思！」

「沒有錢不好生活，這，我知道。不過錢這種東西，只要夠用，夠吃夠穿，要多了又有什麼用？妳知道嗎？有錢人都害怕別人常常在算計著他的錢，不知什麼時候要被騙、被搶、被偷。裝窮吧？又擔心別人瞧不起。簡直活也不是，不活又不甘心，想一想，做人真沒有意思！」

阿春仔若親像想著什麼代誌，問講：

阿春若有所悟地問說：

「阿蕊仔，汝講實在話，到底是汝家己，抑是黃博吉遇著麻煩，互汝一時想遐呢濟？」

「阿蕊，說實話，到底是妳自己，還是黃博吉遇到了困難，讓妳一時想那麼多？」

阿蕊仔頭殼犁犁，一句話也無講。慢慢仔擡頭看外口，佇遐，四界攞是暗眠摸（àm-bîn-bong），伊兮心情愈閣較沉重。

阿蕊低下頭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慢慢的，抬起頭向窗外看，外面的世界一片幽暗，她的心情似乎更加不開朗了。

食過飯了後，瓦新東旭仔某講恁閣有代誌，要先走。阿蕊佻洪振忠旭仔某豎起來，送彼對老翁公婆仔出大門。

吃過飯以後，華盛頓夫婦說他們還有事，得先走。阿蕊和洪振忠夫婦站起來，把那對老夫婦送出大門。

忽然間，恁聽著佇遐兮人中快，有一个查某人大聲嚷起來，大叫：

突然間，聽到在一群人當中，有個女人大聲嚷起來，尖叫說：

「哎哟！汝袂見笑死，閩敢對恁祖媽動跤動手，摸乳，摸尻倉，汝加恁祖媽看做什麼？我加汝講，這是犯法。閩白目，我叨去法院告汝！」

「哎唷！你真是不要臉，竟敢對老娘上下其手，又摸胸，又碰臀，把老娘當成是誰？我警告你，這可是犯法的。當心我上法院告你！」

原來彼兮所在變加七磕八笑，歪膏抑斜。有人醉茫茫舉手下刀；有人慧神慧神家己咧惹惹唸。

原來那裡早已杯盤狼藉，有人醉醺醺的張牙舞爪；有人傻兮兮的自說自話。

講起來，這也無什麼奇怪，本底叨是講要來黃家大食大淋。食，會當食外濟？淋，叨是要淋互醉。毋著！醉了嘛要閣再淋，淋到無暝無日；淋互伊醉醉醉，醉到茫茫茫，抑是淋酒激痛，痛到互伊不知天空地。彼兮時陣，恁爸上大，時間叨是佇家己兮手內。無明仔載，無將來。什麼是天理國法？什麼是倫理道德？攞總毋免頭殼疼，上要緊兮，啊！叨是頭前這個查某人。叨按呢順勢伸手，叨按呢互人掄嘴巴，叨按呢有寶珠咧大聲嚷。……

其實，這也沒有什麼奇怪，本來就是說定要到黃家來大吃大喝。吃，真能吃多少？喝，簡直是不醉不休。不！醉了更要再喝，喝到通宵達旦；喝個醉上加醉，醉到不省人事，或者乾脆藉酒裝瘋，瘋到不行。那時候，天下就歸他一個人掌管，時間也僅限於現在。沒有明天，沒有將來。什麼天理國法？什麼倫理道德？統統不去想，要想的，啊！就是眼前這個女人。於是伸出了手，於是被摑了一掌，於是有寶珠的尖叫聲。……

毋過按呢大聲嚷也攞無路用，本底要吵要鬧兮人，聽著怪聲怪調，人愈暢，愈擋袂捵，叨是干焦愈想要變腳變蚊。

但是那尖叫聲並沒有發生什麼作用，要吵要鬧的人，聽到異聲怪調，變得更加興奮，愈加控制不住想要作怪的念頭。

這兮時陣，邊仔有一个看起來恹恹兮中年人，親像一隻楞吱吱兮精牲（tsing-senn），睨一个目睷，單（tà）去弄狗白牙（lōng-káu-péh-gê）兮對頭，順勢對寶珠後面加伊掠起來惹。寶珠兩支跋亂亂踢，足受氣，大聲嚷「放落！放落！汝這個死骨頭，無路用跋數（kha-siàu）！緊加恁祖媽放落來！」

這時候，旁邊有一個看來瘋瘋癲癲的中年人，如一只饑餓的野獸，猛地撲向了那頭張牙舞爪的獵物，乘勢從寶珠後面把她抱起來打轉。寶珠兩條腿亂踢亂蹬，氣鼓鼓地口中喊著「放下！放下！你這死人面，下三濫！快把老娘放下來！」

彼兮人攞無要聽，閣大力惹。後來凡勢酒氣夯（giâ）起來漸漸無力，寶珠實在閣有够重，孤不二衷叨放伊落來。

那人卻是聽也不聽，繼續用力旋轉。但是後來大概不勝酒力，加上寶珠實在笨重，終於不得不放下。

在伊放手兮時，寶珠轉身叨拍。嘴內閣講：

當他一鬆手，寶珠回身就是一頓好打。嘴裡還說：

「阿宏，汝這個路旁屍（lōo-pông-si），跋骨大細支。」

「阿宏，你這個王八蛋，不要臉，不要臉。」

互人叫阿宏兮人，一邊閃，一邊激笑講：「區長逐支攞真大支，汝敢是咧數想伊？」

被人稱為阿宏的人，一邊躲，一邊喜皮笑臉的說：「區長最要臉，難道你想的是他？」

寶珠大力銀一下，講：「汝毋免一支嘴亂亂講，伊無汝遐呢敢死！」

寶珠瞪了一下，說：「你少囉嗦，他不曾像你那樣亂搞！」

「汝定定講要做區長兮客小妹仔，若按呢伊叨是汝兮客兄。伊若是敢死，汝叨要創互伊爽死，著嘸？」

「妳常說要當區長的乾妹妹，那他就是妳乾哥哥。他要是會亂搞，難道妳就要把他搞到爽死？」

寶珠愈較受氣，大力捶，大力嚷：「要死阿！要死阿！我捶互汝死！」

寶珠愈想愈生氣，又打又喊：「要死了！要死了！我捶死你！」

彼兮人閃來閃去，寶珠綴佇後壁一直逐（jiok），叨是無要放伊煞。彼兮人看著黃博吉，叨避（bī）佇伊後面，大聲嚷：

那人亂躲亂閃，寶珠在後跟著追，絕不手軟。那人看到黃博吉，馬上躲到他後面，大喊：

「區長，救人阿！」

「區長，救我！」

寶珠氣勃勃，講：

寶珠氣嘟嘟的說：

「什麼人敢救這兮膨肚短命（phòng-tōo-té-miā），恁祖媽我叨和伊算袂直！」

「誰敢救這個混蛋東西，我就跟他沒完沒了！」

後來彼兮人互寶珠掠稠咧，伸手去摸（khiú）伊兮耳仔，伊大聲哀爸叫母，叫人放伊煞。

最後那人終於被寶珠逮住，伸手擰起那人的耳朵，弄得他吱吱叫饒。

黃博吉看大家鬧加無站節！向前要拖開寶珠，講：

黃博吉看大家鬧得也差不多了！上前要拉開寶珠，說：

「小妹阿，看我兮面子，汝嘛少讓一下！」

「小妹，看在我臉上，妳就饒了他吧！」

寶珠無要放開，倒轉斜（ki）頭看黃博吉兮面，講：

寶珠並沒有放開那人，反而側著臉看著黃博吉說：

「看汝兮面子？汝有什麼面子？往時看汝激加全派頭，大家叫汝做區長。是按怎起樓仔厝請人客，叨閣叫阮家已帶菜。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看你的臉？你有什麼臉？平時看你人模人樣的，大家奉你為區長。怎麼連蓋新房請客，還要我們自己帶菜來。像話嗎？」

黃博吉激笑講：

黃博吉諂笑地說：

「小妹阿！我按呢做，是食好鬥相報，做人知輕重。我會當開三百多萬美金起新厝，呔會請袂起朋友？何況恁比我兮親人閣較親，我死嘛不敢得罪恁！」

「小妹呀！我這麼做，正是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我花得了三百多萬美金蓋新房，怎麼會請不起朋友呢？何況你們比我的親人還親，我是萬萬不敢得罪你們的！」

「汝，加我煞煞去！講兮比唱兮較好聽，汝想我會互汝騙？有夠阿！我要來走，離開這兮不答不七兮所在。免得心頭齷齪（ak-tsak）！」

「你，算了吧！說的比唱的好聽，真以為騙得了我？夠了！我還是走，離開這是非地。省得心裡不爽！」

煞落，寶珠放開換著耳仔兮指頭仔，起跤叨要行。黃博吉馬上加伊擋咧，講：

說著，寶珠放開手擰的耳朵，作勢要走。黃博吉馬上擋住她，說：

「哎哟喂！我兮好小妹阿，今仔日是刁工請汝來唱歌互大家聽。汝千萬毋通使性地（sái-sing-tē）講要走叨走，互大家白行一逝！」

「哎唷喂！我的好小妹，今天是特別邀請妳來唱歌給大家聽。妳千萬不要說走就走，害大家白來一趟！」

「什麼白行一逝？大家淋酒激痲，不是足爽？猶閣有人趁機會加我消磨，加我蹭鞋！」

「什麼白來一趟？大家吃酒裝瘋，不是挺開心的嗎？還有人乘機吃我豆腐，欺負我呢！」

「小妹阿，汝敢毋知影，汝是大歌星，大家攏真恰意汝。我承認，恁兮跤手有小可較無款。毋過真正兮歌迷，往往有較熱情，敢毋是攏按呢？」黃博吉講。

「小妹，難道妳不明白，妳是大歌星，大家都喜歡妳。我承認，他們的動作可能有些粗魯。但真正的歌迷，常常是熱情過度，不都是這個樣子嗎？」黃博吉說。

「汝莫來這套！大家攏黑白展熱情，我早慢歸兮人攏互人食了了！」

「你少灌迷湯！大家都亂表示熱情，最後恐怕連我整個人，都會被吃掉！」

「著！莫閣講閒話，唱歌上要緊！」黃博吉出聲加大家講：「咱這陣叨到音樂廳，請咱期待足久兮大歌星寶珠小姐，唱幾首上讚兮歌！」

「對！閒話少說，唱歌要緊！」黃博吉向大家宣佈，說：「我們現在就到音樂廳，請我們期待已久的大歌星寶珠小姐，唱幾首拿手的好歌！」

講過了後，叨想要接寶珠行開。頭起先寶珠猶閣真無歡喜，等黃博吉講一寡好聽話，直直會（huē）失禮，閣互大家大力催嘆仔（phók-á）聲，伊才無意無意綴大家行。

說過以後，就想把寶珠迎走。最初寶珠還是氣在心頭，經過黃博吉說好說歹，百般的陪禮謝罪，加上大家熱烈的拍手鼓勵，她才勉為其難地跟著大家走。

看著阿蕊仔無震動，洪振忠和阿春仔也煞留落來。

看到阿蕊沒有移動，洪振忠和阿春也跟著留下來。

「汝有看著無？」等遐兮人行開了後，阿蕊仔盪洗，講：「這敢是像恁所知影兮黃博吉？」

「看到沒有？」等所有的人離開以後，阿蕊調侃地說：「這像是你們所知道的黃博吉嗎？」

「真想袂著！」洪振忠細聲仔講。

「真想不到！」洪振忠喃喃地說。

「想袂著兮代誌，猶閣真濟！」阿蕊仔目頭結做一球，講：「黃博吉頭起先得著財產兮時陣猶閣袂歹，彼兮時陣，伊不時咧做夢，想要做什麼大代誌，閣要去日本和歐洲耍（súg）。毋過慢慢叨開始變性（pinn-sing）。生活無目標，逐日疑東疑西，想講逐个恰伊鬥陣兮人，攏是要騙伊拐伊。變到煞尾，人攏愣神愣神，見著人叨驚。我看較真咧，才知影一个頭尾。伊無想要躑仝一个所在，見著仝款兮熟似人，若無伊叨袂安心。毋過台灣彼个所在遐呢細，搬來搬去，猶閣倒轉去相仝兮所在，頭殼疼，這叨是為什麼阮會搬來米國。」

「想不到的事，還多著呢！」阿蕊幽幽地說：「黃博吉剛剛得到財產的時候還好，那時候成天做夢，要做什麼大事業，又要到日本、歐洲去玩。可是慢慢的，他開始變了。生活沒有目標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以為每一個和他來往的人，都要騙他拐他。搞到最後，人都變成神經兮兮的，看到人就怕。我慢慢觀察，終於得到一個結論。他不肯住在一個老地方，看到一些同樣的老面孔，否則他會覺得不安全。可是台灣那地方就是那麼小，搬來搬去，還是回歸到同一個問題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搬到美國來的理由。」

「咱是老朋友，本底叨熟似。叨是按呢恁來米國了後，也無要加阮通知。著不著？」阿春仔按呢問。

「我們是老朋友，自然有老面孔。所以你們來美國以後，也不通知我們。是不是？」阿春問道。

阿蕊仔無正面應阿春兮話，煞嘴講：

阿蕊沒有直接回答阿春的問題，繼續說：

「當仔來兮時陣，猶會驚挂仔熟似兮人，知影阮有錢，也不敢躑好厝。黃博吉閣要互人看阮做散鄉人，叫我去做 house-keeper！」

「剛來時，還怕新認識的人知道我們有錢，也不敢住好房子。黃博吉還要讓人家把我們當成窮苦人家，叫我去當 house-keeper！」

「想袂到黃博吉會想出這款孔縫（kháng-phāng）！若按呢頭拄仔汝講律師出彼款主意，攞是汝在替恁尅遮蓋，著嘸？」洪振忠眉頭結結，真不平咧講。

「真想不到黃博吉會想出這種點子！那麼剛才妳說律師給出的意見，都是妳在替妳男人遮醜了？」洪振忠皺著眉頭，不平地說。

「伊敢嚙知影彼款工課，真艱苦？」阿春仔也綴咧問。

「他不知道那種工作，很辛苦嗎？」阿春也跟著問。

「是艱苦無，我攞無要緊。上驚是伊食袂焦！」阿蕊仔經體咧講。

「辛苦不辛苦，我倒無所謂。只是苦了他！」阿蕊揶揄地說。

「是按怎伊會食袂焦？不敢講伊也咧做苦工？」阿春仔好奇咧問。

「怎麼會苦了他？難道他也在打工嗎？」阿春好奇地問。

「伊呔會去做苦工？」阿蕊仔冷笑一聲講：「我佇拜六禮拜以外，攞躡佇瓦辛東遐。黃博吉一個人躡佇厝，嘛真歹過。煞尾逐日去外口捋捋趁（luah-luah-sô），若枵叨帶便當轉來厝。人閣較按怎嘛會無伴，毋過猶原無想要和人鬥陣。後來發現躡佇遮兮人，大家加減攞會遵守法律，毋敢濫糝（lām-sám）做，伊才出門閣再和人交陪。」

「他怎麼會去打工？」阿蕊冷冷地笑著說：「我除了週末以外，都住在華盛頓家。黃博吉一個人待在家裡，可不是好受的。結果天天到外面去閒逛，餓了就帶便當回家。人當然會寂寞，可又不敢同別人來往。後來發現住在這裡的人，大家多少都會遵守法律，不敢為非作歹，他才開始再和人家來往。」

「本底叨欲按呢！」洪振忠講。

「本來就應該這樣！」洪振忠說。

「毋過伊這個人終歸尾變了了！別人看伊不時佇街路捋捋趁，加伊裝瘡兮叫伊區長，佇外口伊也和百百種人做朋友。毋過佇心內猶閣會驚人咧數想伊，伊叨毋敢和人交真深。害我無緣無故煞來疏遠很濟朋友，足厭氣（iàn-khì）。」阿仔蕊目睷勾歸球，按呢講。

「可是他這人到底是變了！別人看他老是在街上走動，便戲稱他是區長，他在表面上也同三教九流的人來往。可是骨子裡還是深怕別人會暗算他，絕對不敢有什麼深交。害得我無緣無故的疏遠了不少朋友，真夠窩囊的。」阿蕊幽幽地說。

佇阿蕊仔兮講話中間，會當看出伊真傷心，真沉重。對早早失去兮時間，伊特別數念；對恁一家這款離譜毋知頭兮日子，講到尾實在也感覺真見笑。

在阿蕊的話語中，流淌著濃濃的感傷。對逝去的年華，她特別懷念；對她們一家這段荒唐的歲月，到底也免不了一番追悔。

「毋過我看今仔日來兮人也袂少！若是有一寡歹人參佇中快，恐驚伊也是會食虧！」阿春仔互好友傳染着鬱卒，心情袂快活，細聲按呢講。

「可是我看今天來的人相當多！假如有什麼壞人的話，恐怕還是會吃虧！」阿春感染到摯友帶給她的鬱悶，憂心地喃喃說。

「伊兮心頭，攞掠稠稠，別人無法度加伊兮偏（phinn）。」阿蕊仔講。

「他的心裡頭，早就防範得好好的，很難有機會佔到他的便宜。」阿蕊說。

「我看伊對寶珠兮態度，足特別！」阿春仔講。

「我看他對寶珠的態度，很特別！」阿春說。

「汝想恁兩個人中間，敢會有代誌？」阿蕊仔目睭看阿春仔問。

「妳以為他們中間，會有問題嗎？」阿蕊看著阿春問道。

「歹講！」阿春仔應講。

「難說！」阿春回答說。

阿蕊仔搖頭，笑咧講：

阿蕊搖搖頭，笑著說：

「汝想遐濟！像伊遐呢凍霜（tàng-sng），看錢目睭金兮人，有佗位一个查某會看上目？要緊兮是寶珠也有尪婿，普通時凡勢也會假疔，真正要頂真，雙升（pîng）恐驚攞會煩惱生雞卵無，放雞屎有。」

「妳想多了！像他那種一毛不拔，斤斤計較的人，有那個女人看得上眼？何況寶珠也有丈夫，平常也許還瘋一瘋，真正要認真，兩邊只怕擔心失去的比得到的多。」

「萬一恁若無頭腦，發生代誌要按怎？汝看恁尪婿，今仔日叨無鬥陣來。」阿春仔猶閣煩惱咧問。

「萬一他們喪失理性，事情真的發生呢？妳看她丈夫，今天就沒有一起來。」阿春還是擔心地問。

「按呢叨放互去！我生成足厭（ià）！這欸生活，無較綫（bô-khah-tsuáh）！」

「那就由他去吧！反正我也累了！這種生活，真難！」

歸个飯廳干焦恁三個人，四界攞真恬。阿蕊仔吐一个氣，大家攞不知影要講什麼，一間厝叨愈較安靜無聲！

整個飯廳就是他們三個人，四周很寂靜。在阿蕊吐了一口氣，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以後，整個屋子就更加靜寂無聲了！

樓頂音樂廳佇設計兮時陣，驚大聲吵著人，刁工於要遮聲音頂面用心。這個時陣，諒必有人開音樂廳兮門，您三個人攏有聽著寶珠兮歌聲。雖然傳出來兮干焦短短幾句，也會當聽出伊拄好佇唱「等無人」。

樓上音樂廳在設計的時候，只怕聲音外露，特別注意隔音設備。這時候，也許有人打開音樂廳的門扉，他們三個人都聽到寶珠的歌聲。雖然傳來的只是短短的幾句，也可以聽出她正在唱「等無人」。

洪振忠佇心內感覺好笑。刁工叫人做圓仔湯，閣請遐濟人客，叨是要鬧熱、歡喜，討一个好彩頭。是按怎頭一工叨來一个壞彩頭，唱「等無人」這首歌？

洪振忠在心裡頭只覺好笑。特別央人做湯圓，又邀請了那麼多客人來，圖的就是熱熱鬧鬧，求个好彩頭。怎麼頭一天就來一个壞彩頭，唱出「等無人」這支曲子？

離開黃博吉怨厝，阿春仔坐起哩車頂，感嘆講：

離開黃博吉家，坐上車子，阿春嘆道：

「想袂到好額人也活到遐呢艱苦！」

「想不到有錢人也是不快樂！」

洪振忠嘴笑講：

洪振忠笑著說：

「汝毋是不時佇怨嘆咱無錢，透世人攏著食頭路，足歹命？」

「妳不是常常埋怨我們沒有錢，一輩子都要替別人工作嗎？」

阿春仔講：

阿春說：

「嫌罔嫌，若有汝佇身軀邊，我萬事嘛攏好了了！」

「說是那麼說，只要有你在身邊，我就滿足了！」

車頂無外濟兮空氣，一時間流著芳味，閣摻著一寡甜氣。洪振忠真大力，加吸一个氣。

車中有限的空氣，突然飄流一股清香，還帶有絲絲甜味。洪振忠深深地，多吸了一口。